

《开端》：类型开拓的探索
与流于表面的景观

▶ 10 版·热点

漠视规则的《输赢》
输赢皆无意义

▶ 11 版·文艺百家

这些藏在中学里的
“近代历史建筑”你知道吗

▶ 12 版·建筑可阅读

中国纪录片正在奋力书写非遗文化影像志

牛光夏

作为人类智慧结晶和创造力源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亦是华夏文明得以绵延赓续的重要载体。近期，明制作三季非遗纪录片《了不起的匠人》而饮誉传媒江湖的某文化公司，又在B站推出名为《非遗传承，少年敢当》的系列纪录短片，片中的年轻主人公或拜师学习花丝镶嵌技艺手工制作中国风饰品，或将戏曲身段和贵州黔北赤水民间绝技竹编相结合，或以残疾之躯研习竹编手艺最终制作出精美的竹艺作品。他们将传承与创新结合，以笃定和坚持守护传统，使其从事的古老非遗文化焕发青春活力，从而在年轻人聚集的B站引发了又一波年轻人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

视觉文化强势崛起的当下 纪录片让非遗“被看见”

自2001年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2004年中国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缔约国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在中国迅速热起来。此后十几年间，中国有4000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陆续入选世界、国家或省、市、县级名录，从国家到地方，各种有关保护非遗的活动轰轰烈烈开展，无不激发国人对于民间文化蕴含价值的重新评估与认知。

当非遗与以“艺术地展现真实”为基本特征的纪录片相结合，不仅催生《寻找手艺》《本草中国》《布衣中国》《茶，一片树叶的故事》等非遗主题媒体纪录片的问世，还有由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原文化部）牵头组织实施的中国节日影像志、中国史诗影像志以及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纪录工程等大型影音文献项目，它们共同构成当代的非遗文化影像志。其中，《我在故宫修文物》《了不起的匠人》成为现象级网红纪录片，产生了较强的社会反响，《大河唱》《书匠》《天工苏作》等则以纪录电影的身姿走进院线。这种结合不仅为纪录片创作增加了一种似乎取之不竭、内蕴丰富的可选题材，也在视觉文化强势崛起的当下，为深藏于都市角落、乡野春荒的传统技艺、民间风俗、民族艺术等非遗插上飞翔的翅膀，赢得大众尤其是年轻人的关注，也赢得自身传承与发展的可能性。

去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提出加大非遗传播普及力度，支持加强相关题材纪录片创作。这也同时促使我们思考如何将非遗与纪录片这一文化载体更好地融合，以助力于非遗保护、传承和推广。

匠人与匠心： 非遗纪录片的主旋律

有别于纯粹讲述传统工艺流程的科教类纪录片，非遗纪录片大多聚焦于人，以故事化的叙事策略讲述匠人们的非凡技艺与执着匠心，呈现非遗背后人的生命律动和精神密码。这类纪录片最令观者感动的，往往是在不同地域以各种方式守护非遗的匠人与匠心。

《指尖上的传承》《寻找手艺》《了不起的匠人》《我在故宫修文物》等都是“匠人”为切口，寻找那些于喧嚣红尘中保持初心、守卫工匠精神的匠人，记录他们与沉醉其中的手工技艺相伴时的日常生活，触发他们一吐自己对一生所挚爱的手艺的心声和所奉行的修身哲学。不论《我在故宫修文物》中使故宫博物院稀世珍宝“复活”的国家级文物修复师，还是《寻找手艺》中做油纸伞的坎温老人、制作羊皮筏子的龙湾村大叔、手刻经文雕版的藏族小伙等寂寂无名的民间手艺人，被记录的匠人们既是身怀绝技的手艺人，也是承载情怀与故事的“守艺人”，他们融入自己的情感与生命来雕刻时光、传承文化。据统计，自2015年起在全国各地纪录片工作者已记录1300余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综合性影像资料，并为每一位传承人以纪录片的形式立传。

在讲述手艺人生动故事的基础上，这些非遗纪录片着力于呈现人与其传承创造物之间的相互陶冶和丰润，在有味道的记录与探寻中，呈现非遗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与东方美学的绵延悠长。

《布衣中国》《讲究》《大河唱》《书匠》等很多纪录片侧重描述非遗文化在社会飞速变革的当下“现在进行时态”，如《大河唱》《书匠》“那些面对各种现代娱乐方式冲击陷入尴尬境遇的说唱艺人”《大河唱》选取生长在黄河流域的摇滚音乐人苏阳、说书人刘世凯、花儿歌手马凤山、皮影戏班主魏宗富、秦腔团长张进来五个人作为主要的拍摄对象，把西北民间音乐传统与当代流行音乐进行了内在关联与对照。《书匠》以文化学者曹伯植行走陕北寻找、采访盲人书匠为线索，以盲说书艺人张成祥等人的演出情况、生活现状为主要内容来结构全片，片中张成祥和趣味、风格均较贴近当代观众的道情戏演员贺四及其团队之间围绕表演会所发生的争执等戏剧性冲突段落，以及片尾志丹县的明眼说书艺人洋溢着欢乐与自信氛围的聚会，成为纪录片人物故事化、故事情节点、情节节点化的重要依托。这种将传统与当下勾连起

当非遗与以“艺术地展现真实”为基本特征的纪录片相结合，不仅为纪录片创作增加了一种似乎取之不竭、内蕴丰富的可选题材，也在视觉文化强势崛起的当下，为深藏于都市角落、乡野春荒的传统技艺、民间风俗、民族艺术等非遗插上飞翔的翅膀。



出奇与出圈： 非遗纪录片的新形态

我国一直在探索由国家主管部门、学术专家团队、社会力量 and 媒体机构等多方参与的非遗保护路径，对非遗的影像记录在这方面做出了非常有力、有益的实践。在电视媒体和网络新媒体融合发展、纪实短视频和直播崛起的泛纪实时代，如何生产引发年轻人共鸣与共情的优质内容，被认为是纪实产业破局的关键。不论传统的电视或电影纪录片，还



▲ 前段时间上映的纪录电影《天工苏作》剧照
▲ 现象级网红纪录片《了不起的匠人》剧照

是网络自制纪录片，都努力在内容和形式上做出改变以与青年、大众和市场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出奇与出圈成为它们共同的追求。如大型非遗纪录片《指尖上的传承》一改传统非遗纪录片的拍摄手法，将情景再现和动画制作融入其中，并把首发平台选在视频网站，且在25分钟版本之外，同时专门推出3分钟的缩编微纪录片版本，以适应碎片化时代的互联网传播生态，供微信和微博平台使用。由网络媒体契合网民志趣推出的此类纪实影像则想方设法摆脱以往观众心目中纪录片“小众”“边缘”“冷门”的标签，谋求步入大众视野。《了不起的匠人》邀请林志玲担任分享人和解说，讲述匠人的匠心故事，第二季还增加了直播形式，实现与匠人的联动和与粉丝用户的实时互动，多次登上文化艺术类视频榜首。《寻找手艺》没有《指尖上的传承》《了不起的匠人》中精美的视听和精心的策划，主打“真诚和追梦”牌。导演在片中自曝卖房卖车完成拍纪录片的梦想，自称这是外行拍的、土得掉渣的纪录片。全片采用第二人称对话的形式，将困窘、艰难和感动相交织的纪录片拍摄过程和创作者真实流露的主观情绪传达给观众。正是这样一部反工业美学的、“一点儿也不炫”的纪录片，引发网友强烈共情和追捧。

与此同时，非遗纪实视频成为新媒体平台的宠儿，在提升非遗公众可见度与社会影响力方面的贡献不容忽视。2016年中国进入网络短视频元年，在此前一系列成功的非遗纪录片的带动和引领下，新媒体平台也开始发掘非遗巨大的文化和商业价值。基于移动互联网

的二更、一条等短视频平台和抖音、快手等社交媒体平台适时布局非遗内容。例如，抖音推出“非遗合伙人计划”和“看见手艺计划”；快手发起“非遗带头人计划”，并且有数据指出，在快手短视频平台，每3秒钟就有一条非遗视频产生，有超1500万个非遗内容创作者在快手上开通直播，生产非遗相关内容的视频。鉴于有些非遗身处濒危境地，非遗传承发展工程以“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为工作方针。面对年轻化的观众群体和媒介融合趋势日益凸显的传媒生态，纪录片等艺术手段和创作载体还需进一步开拓新思维、新样态、新路径，细腻呈现匠人匠心，用心招揽年轻拥趸。

其实，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直伴随着时代的诉求而不断流变，与时代相适应，犹如奔流不息的活水源头，承载着以不变应万变的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基因。我们必须从根上入手，加快非遗融入国民教育体系，让下一代不仅接受西方工业科技文明教育，也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让每一代中国人在起点上就能深刻理解非遗的精髓，如此才能在未来不同的时代和语境中正确体现和表达自己的文化。

(作者为山东艺术学院教授)

热起来的非遗传播，需要避免步入误区

任丽娜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证，是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构建民族精神的关键因素。可惜，大多非遗项目已离当代生活太过久远，对于这些古老的传统，人们知之甚少。因而，只有进行广泛传播，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祖先遗产的珍贵性；只有扩大非遗保护的“朋友圈”，才能使传统文化的传承生生不息。然而需要引起关注的是，近年来热起来的非遗传播，需要避免一些误区。倘若传播不当，不仅不会使非遗保护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还会误导观众接受变质的传统文化。若将这些非遗过度包装，甚至脱胎换骨进行改编，对传统文化来说无异于毁灭性伤害。

前段时间，网红“小潘潘”翻唱黄梅戏《女驸马》的视频在网络上流传，“这是‘黄梅戏’还是‘黄戏’”的评论冲上热搜。为何“小潘潘”一贯的唱风这次遭到如此强烈的谴责？这是因为，这段视频的出圈是在曲解作为非遗的黄梅戏内涵基础之上。《女驸马》是黄梅戏的经典

剧目，女主角冯素珍是一位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勇于抓住命运咽喉的英武女性。当“小潘潘”用红唇乱发的形象、娇柔造作的媚态以及被网友称为“夹子音”的唱法来翻唱这段经典戏曲时，呈现出的形象与“女驸马”原本该有的形象大相径庭。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五条明确规定：“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尊重其形式和内涵。禁止以歪曲、贬损等方式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事实上，打着传播的旗号对非遗进行庸俗化、变质化改编，以牟取商业利益的，并不少见。

例如，表演类非遗项目常被“嫁接”大量流行甚至外来元素。在民间流传了上百年的地方曲艺与戏剧被冠以“新编剧”之名盲目创新改编，其独具地方特色的唱腔被注入流行唱法，舞台建筑和布景等传统文化元素被替换成现代LED屏，伴奏用录音来代替，经典的桥段被佐以音乐剧脚本，像是南音《凤求凰》《艳歌行》等创新剧都陷入这样的尴尬。

又如，某些传统节日类遗产正在背

离原有的文化内涵，渐渐变得空洞。传统节日类遗产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生产生活中形成的一种习俗，和节气、时令、气候、水土等紧密相连。例如哈尼奔奔族姑娘节，原本是奔奔族的情人节，融合了祭祀、祈禱、纪念、敬拜、吟诵等民俗，有着表情、缅怀、祝福、庆贺、祈愿等种种民族文化内涵，如今却被变成了商业性表演，美声、钢琴等外来元素乱入，不但使原有功能丧失，还失去了地域特色。

再者，面对机械化生产的挤压和现代商品经济的诱惑，传统技艺类项目被工业化产业化，艺术品位雷同化，还断章取义，简单地将非遗的生产性保护等同于商品开发进行宣传。拿蜀锦来讲，之于其价如金，主要体现在传承千年的蜀锦织造技艺方面，而现在成都却随处可见打着生产性保护的旗帜而大肆宣传推广数码织锦的情景。对于用工业、用料都十分考究的唐卡也难逃厄运，机器批量印刷的“速成品”充斥市场，而精湛的藏族绘制唐卡却真迹难寻。一旦某项

非遗的传统手工技艺被完全机械化所取代，就断送了非遗的生命，也丧失了它原有的文化价值。

在这个流量至上的时代，非遗如果遭遇误导性传播，后果十分严重！当代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不甚了解，尤其青少年的知辨能力并不完善。如果到处充斥着面目全非的非遗，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都是误导性宣传，人们将很难分清哪些才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真遗产，哪些是伪遗产，更不要说传承了。

造成非遗传播误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有些人压根没弄懂什么是非遗。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它既包括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传统体育和游艺，也包括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

其次，人们没有真正理解国家对非

遗传播的要求，不知道如何传播才好。非遗相关法律法规中多处提及非遗传播并明确规定非遗传播要“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尊重其形式和内涵”。仅为适应传播效果而将非遗改变得变了质，犹如削足适履，不但谈不上“有效保护”，还会适得其反。我们必须清楚，非遗传播的目的是丰富全社会的非遗知识，提高公众对非遗的关注程度，提升社会对传承人群的认识与尊重，从而提高全民文化自信，为未来的传承提供后继力量。

非遗的传播，必须尊重每个非遗项目的特殊性，将其中的文化内涵扎扎实实研究透彻，用思辨的理性审视每一个细节，这种深度思维的改造才能借助新媒体时代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引导大众正确认知非物质文化遗产，让古老的非遗真正“活”起来。央视非遗公开课、《潮流致敬传统》的B站春晚、《元宵奇妙夜》《中秋奇妙游》等河南卫视传统节目晚会等，都是非遗成功传播的典范。传统木工在现代生活中被游移到边缘，但

央视非遗公开课中的榫卯木作却严丝合缝、精巧细致，令人着迷；在B站春晚中，湖南花鼓戏与欧美摇滚融合竟能造成“神曲”效果，传统琵琶也可模仿世界各地的乐器，奏出最为时尚的音符；河南卫视《中秋奇妙游》将打铁花、刺绣、剪纸、皮影、泥塑、舞狮等非遗项目作为主角充分展示，让古老的非遗跳出圈外焕发出新奇的魔力。

其实，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直伴随着时代的诉求而不断流变，与时代相适应，犹如奔流不息的活水源头，承载着以不变应万变的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基因。我们必须从根上入手，加快非遗融入国民教育体系，让下一代不仅接受西方工业科技文明教育，也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让每一代中国人在起点上就能深刻理解非遗的精髓，如此才能在未来不同的时代和语境中正确体现和表达自己的文化。

(作者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后)